



搜神記卷十五

晉于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
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
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
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
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
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
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

搜神記卷十五

五百九

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
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
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
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旣不契
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
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
遂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
闊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強逼乃出

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
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
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卽
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
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
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
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
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
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
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
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
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卽蘇活因負還家
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
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
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
以讞廷尉秘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
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

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
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
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
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顛
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
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遇日暮懼
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
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

天搜神記卷十五

三

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
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
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
稍溫少頃却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
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
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未令入問女
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
歲病卒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

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云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旣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

日形體又爲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尸曹相問司命一口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勅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

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
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
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
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
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
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
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
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

搜神記卷十五

五

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
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卽得之故
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
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
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
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
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

皆

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
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妲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
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
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
杖果折卽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
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
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
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
城令江夏鄆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
請徃省之路遙二千再宿還報

搜神記卷十五

六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死
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
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
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
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
公耳

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
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
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

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
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
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
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
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
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
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
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

搜神記卷五

七

人間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
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
怒榮叱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
日悌卽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
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
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其中病我欲殺之
怒強魂難殺未卽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
米飴幾種鮭我暫過灶下戲婢無故犯我我

打其春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
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
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
醫張瑳自治死於張家棺斂已久家人迎喪
旛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
者忽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
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
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

搜神記卷五

八

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家
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
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
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
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
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
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
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
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

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舍乃弃絕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牟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釵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
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歛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

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
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
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
鬪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
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
帝所幸尸體穢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
配食

吳孫休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

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
可開閉四周爲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
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
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
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
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
尺許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
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
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

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藥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
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
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
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
王覺腫痛即生瘡至死不差

搜神記卷十六

晉干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儼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

搜神記卷十六

一

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

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
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
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
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
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
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
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
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

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
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
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四見召爲泰山
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今轉我得樂處言訖母
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
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
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
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
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惟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唯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潁字叔長建安中爲并陵府丞過界

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問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温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潁而皆沾濕潁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潁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潁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潁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潁曰子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

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
必念之穎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
雖云夢不足惟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
吏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
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
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
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
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

搜神記卷六

五

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
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
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
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
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
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
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
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
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

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湏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竿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

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惇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惇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人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黥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黥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鬪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擎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

復孽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圻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武建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貸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水馬二匹以酒

喫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朱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曰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遍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

搜神記卷十六

九

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灌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

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
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
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閭門之外三
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
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
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
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
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
張羅鳥旣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

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
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矢雄三年感傷雖
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
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冢重
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
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
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求寧不相信重感
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地留三日三夜盡
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裝

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王墓所訴之王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各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

搜神記卷六

十

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殮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旣畢命東榻而坐卽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

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
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
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卽命取床後
盆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
別卽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
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
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
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
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
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
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
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
是我真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
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各女壻爲駙
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
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
生爲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

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
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
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
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
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
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借活者暫隨我
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
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裙
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
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
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
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裙呼
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召談生復賜
遺之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
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麇舉弓
而射中之麇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
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

見麈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卽有一人提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克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克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歛歔無復辭免便勅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克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克旣至東廊女已

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克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克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襖衣與克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克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

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
乍沉乍浮旣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
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
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
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銳并贈
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
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懼霜萎榮耀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
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

銳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
銳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
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
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
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銳高舉其價不
欲速售冀有識歛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
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銳大
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
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錠著棺中可說得
錠本末克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賚還白
母母卽令詣克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
崔氏之狀又復似克貌兒錠俱驗姨母曰我
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
卽字温休温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
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
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

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
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竒
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竒初
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
可上竒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
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
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
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
及火至失之其家卽持去竒發行數里腹痛

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奸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
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
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
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
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
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
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襖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卷十七

晉干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從鞏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

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
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
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
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
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
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
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
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
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
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
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
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
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
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
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
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

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惟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

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惟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卽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傳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掇刮見有趾跡誕因大

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斝旣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

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卽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卽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遺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

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爲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如兔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挑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卽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

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

換千足絹君不與曹公遣張卽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卽未達二里雲霧繞卽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

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内外見
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
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
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
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
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甌
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

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
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慎
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
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闚門
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愧
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
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
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卽日宮西有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葺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搜神記卷七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嘔嘔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中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搜神記卷十八

晉干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勸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飡甬也卽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

搜神記卷十八

一

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

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

繞樹赭衣灰塗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所創塗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

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疎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

木石之性變蛭蝟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交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竟無他性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

搜神記卷十八

四

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

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

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
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
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
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
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
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牘百家談
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
箴八儒槌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
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

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
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
旣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
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
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
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
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
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

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大試我遽莫千試
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
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
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
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
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
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
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
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
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
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
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
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
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
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
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
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

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
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
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
父卽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
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
亦死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
田自嗟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
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
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
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
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
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
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
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
羊肝於前切之嚮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
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

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
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
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
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
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
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
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卽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

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

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
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
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恠遂
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畧不
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
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
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
然便隨去卽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
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

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
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
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睜
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
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
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
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
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
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
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
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
且止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
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
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暝樓鐙階下
復有火勅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

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
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絮
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
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
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劔帶擊魅脚呼
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
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
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
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搜神記卷六

十一

二十九十四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
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
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
臂於窻中於是授腕鯤卽極力而牽之其臂
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
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

搜神記卷十九

晉干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用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

搜神記卷十九

二十九

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餐用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

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餐香氣先啗食之寄
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所得數創瘡痛急
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
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
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
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
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
十許丈居廳事平椽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
但惟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蛇
夜出經柱側傷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覺之發
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
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
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
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
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蛇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

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
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
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
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
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
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文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
家山中廟舍于溪水入中宿大聲語曰吾
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

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
銅應喏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
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
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
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
中白鼉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
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鋪來
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

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鯁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

天搜神記卷九

四

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恠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擊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哭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

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忤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

搜神記卷九

五

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惟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

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
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
往其人便往有頃還者問之是何等名爲
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
歲後應以何歿荅曰應以兵歿仲舉告其家
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歿父母驚之寸刃不
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未
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鈎之鑿從梁落陷腦而
歿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
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
此謂命也

搜神記卷二十

晉干寶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
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
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
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
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
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
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
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恠之乃爲探
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
於門內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雀爲弋人所射窮而歸
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雀夜到門
外參執燭視之見雀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
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

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
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
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
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
慎爲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
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
常如此環

隋縣澁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
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
號其處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
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
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丘
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
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
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
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
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

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

不搜神記卷三

三

二九六五

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

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瑁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焚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

搜純衣純亦不動臥處北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踪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于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

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
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反草
中徒伴恠之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
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
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
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虻蛄虫行其左右乃謂
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授飯
與之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

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
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
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
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
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
猶然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
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
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

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断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塵而入卽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數歛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卽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

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

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
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
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
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
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
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
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
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

繭粟甚衆行卽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
常與姊奴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
奴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
衣覆之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